责编 连晓芳
2019年11月16日 星期六
E-mail:whcfzk@163.com
电话:010-64275044 64298348
中国文化报 文化财富周刊

揽 胜

下一站仓前

□□ 郭梅

大明崇祯九年(1636),岁在丙子。十月初二,一个沁凉高爽的秋日,一位时年四十四岁的旅人从现在的杭州松木场出发,悄悄出城往西,到达仓前——杭州城西的一座古镇,现在的人们知晓它,多半是因为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桩著名的公案。

这位游荡在当时"体制外"默默无闻的旅人,拥有一个现在无人不晓的名号——徐霞客。九月十九日,他从家乡江阴出发,经过现在的无锡、苏州、嘉兴、湖州等地,二十八日进入杭城,白天游历宝石山、飞来峰、灵隐寺和三天竺等名胜,晚间则宿于泊在香荡的船上。香荡在棕木场即如今的松木场,位置在今杭州第五干休所前的保俶路东,即松木场之东河下与西河下,是原松木场河的两岸,现在成为两条并不甚宽的马路,中间是松木场新村,其屋基地其实就是原来的河道,包括香荡。老杭州一般记得,香荡的地名民国初年犹见于记载,其水面约于1983年被人为填为陆地。

"初二日,上午,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徐霞客在其著名的日记里并未详细记述仓前见闻,这一日,他的最终目的地是仓前往西十里的余杭,即因"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而古称"禹航"、现在人们习称老余杭的余杭古镇,晚间船泊苕溪,亦照例宿于舟中。

显然,古镇仓前,是徐霞客旅行人生的一个中途站,也是他人生梦想的一个中途站。

公元2013年,徐霞客游历仓前377年之后,也是一个秋日,新学期肇始,一个和当年的徐霞客年龄相仿的普普通通的女人从离松木场不远的城西一个普普通通的住宅小区出发,开始了每周数次的仓前之旅。因为,她所供职的学校搬到了仓前。这里,离她童年居住过的余杭镇只有区区十几分钟的车程,是她人生和梦想的起点——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她转学离开这里时,何曾想到三十年后会重新回到人生的原点,古镇仓前成为她续梦的福地?!仓前镇上,有不少她小学、初中同学的"故居"。单位西门外,则是新建的杭州著名的"三镇三谷"之一的梦想小镇——她的一个同学近年总强调:"我的老家就在现在的梦想小镇!"而不管是开车还是选择公交,只要想到这条路是当年徐霞客走过的,罩着理想的光环、染着梦幻的色彩,工地的喧嚣、堵车的烦恼和次复一次的枯燥也便获得了有效的消解。

这个女人,便是笔者。

时隔380年,假如徐弘祖霞客先生现在来到仓前,比当年的他已痴长几岁的笔者一定要告诉他:"老弟,千万别急着走,至少要给仓前留一个整天哦!"如今的仓前,是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核心地块,以云栖小镇、梦想小镇、基金小镇和云谷、西溪谷、传感谷为代表的"三镇三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梦想小镇赋予仓前崭新的活力。学校西门外,宽阔的良睦路车水马龙,路西是代表历史、写满沧桑的仓前古镇,路东则是草木扶疏、融古意与现代于一体的杭州师范大学和梦想小镇,莘莘学子与年轻的创业人一起奏响了属于仓前的新时代追梦交响曲。

课余,若有闲暇,我喜欢去仓前镇上漫步,当然,走的永远是那条仓前人嘴里的老街——仓前塘路。路南是塘河,路北是民居,其中,清幽静谧的章太炎故居和纪念馆是我和同事们最喜欢盘桓的所在。因杨乃武案而闻名的药店钱爱仁堂也还在,每每想起便不由莞尔——我的小学同桌钱同学是钱家后人,记得他考试很出色,被调侃为"祖上卖砒霜害了葛小大的命,你考第一害了同学的腚(指不及格的同学挨家长打)",可惜,和钱同学一起领大奖的情形尚历历在目,但和他本人却早已失联。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居住的余杭,而出卖砒霜的药店则开在相距甚近的仓前。老人们传说,案情落定后,小白菜毕秀姑出家修行,她落发的庵堂位于余杭镇郊,即现在的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位置。家母曾供职于那所医院,我从小住在医院大院里,里面有口井,颇苍古,是唯一的生活水源。学吊井水于个小体弱的我而言,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关。据说,那井是小白菜用过的。但,我不知道,当年徐霞客到来的时候,这井是否已经在那里,更不知道徐先生是否喝过古井的水。

我只知道,翌日,十月初三,徐霞客舍舟登陆,在余杭南门桥雇了担夫,继续迤逦往西而入临安,夜宿白玉庵。在庵中,他遇到一位僧人同道,灯下品茗,晤谈甚欢:"僧意,余杭人也。闻余好游,深夜篝灯瀹茗,为余谈其游日本事甚详。"可惜,徐先生可能并不知道,这一年,离他弃世已只有短短五年,他已经没有机会东渡扶桑了;而且,这一年,既是明崇祯九年,亦是清崇德元年——皇太极在这一年于盛京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促使他放弃传统的科考之路,执着地踏上旅程,成就了自己后世公认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盛名的大明王朝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当然,徐先生更不会知道,如今的仓前,旧貌与新颜齐飞,梦想与古镇同辉。霞客先生,在下真诚地邀请您再次莅临仓前,小女子做您寻梦的向导,如何?!

下一站,仓前!

抒 怀

来西岛,采一瓣晚霞

□□ 游雪 文/图

有一个名字,吸引我来海南。这个名字就是韩少功。韩少功曾经说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然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韩少功只身南下独闯海南的经历连同他笔下奇幻诡谲的海南山水,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而三亚西岛的文创志愿者项目给了我一个踏上海南岛的契机。

西岛是一座有着4000多名原住民的小岛,它不似一些仅开发了景区游乐场所而无居民居住的海岛。那些海岛无一例外提供丰富多彩的海上游乐项目和度假型服务酒店,将旅游与度假休闲娱乐直接画上等号,给人以一种抽离日常生活的疏离感,而西岛则保留了原生态的渔村,给每一个踏上这座岛屿的陌生游客以亲密感。一侧是海上游乐区,另一侧是渔村。渔船码头、废弃的渔船和捕网、南洋格调的珊瑚老屋、海上书房、居民菜市场,走在渔村的临海路上,浓浓的烟火气,让西岛与游客的日常生活不再割裂。又因为岛上信号不稳定,地图导航偶尔处在手机服务盲区,游客往往能在小巷迷路的过程中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样态。这里的村民生活夜不闭户,这里的虫鸟合鸣此起彼伏。

西岛的渔民码头,有一只五彩缤纷的"大鱼",夺人眼球。原来这是岛上的文创团队联合国内外艺术家带领村民们以环保为主题,开展的一次大型艺术实践的成果之一。把烂渔网、废弃船只上的木块、废弃船只船身、啤酒瓶、塑料瓶子等收集起来,进行二次加工,便幻化为一只色彩纷呈的"大鱼"。"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西岛的"大鱼"以一艘渔船作为主体,再由百余块彩色的彩绘木板拼接而成鳞片,颇具韩国甘川文化村的特点。釜山的甘川文化村,本来是一片贫民窟,正是由于其独具特色的彩绘外壁创作,使得文化村蜚声世界,甚至成为了电影《小王子》的取景地。而这一次,韩国的艺术家也把甘川文化村的成功经验带到了西岛。以文创艺术品的形式,守望三亚,凝聚乡愁。

除了文创艺术品,西岛最令人心动的是每天下午6点半到7点半之间,由海天巨屏大幕呈现的海上日落。在西岛,有100种观赏日落的方式。每当最后一班游轮驶离码头,渔村便退却了白天的喧嚣,悄悄地换上了她静谧的面庞。这时,我总会选择一种舒服的方式,在沙滩上漫步、在海水中潜泳、在山上攀登,又或者是躺在草地上、背靠椰树、站在渔村的房顶上,不同位置观赏日落总能带给人不一样的体验。

日落时分,有时光芒万丈,晚霞印染铺展开来,云朵与海水交织,翻滚绵延;有时白云卷卷,晚霞如同害羞的少女脸上的那抹粉红;有时天空澄净,海天一色,而云朵便在这镜面上悠然地行走着,从世界的这一头走向世界的那一头。海水与日落晚霞彼此呼应,也同样呈现出不同的色泽。如果说花开花落、春生夏长是四季的情绪,那么每日海滨变幻莫测的落日图景恰似海洋每日的情绪律动。这般美丽的景色,又如何不会引发注视着它的人内心情绪的共振呢?又能有谁不愿在这美妙的海上落日后,乘着星光回房,枕着海浪声入眠?

人们常说,生活在别处。其实生活不是为了逃避原有的工作轨迹,也不仅仅是增加新的鲜活的人生体验,更不是打卡所谓的网红地、摆拍照片以此来见证到此一游,而是借由脱离的时间与程式化的生活方式拉开一段距离。看似偏离了正轨,但又何尝不是借此机会,让人们冷静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返璞归真,感受何为自然、生活、艺术的真实与美,以此来抵御世俗社会的浮躁与麻木。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

手 记

尘事风烟老道口

李君鸿

走进老道口,耳边的所有喧嚣如同突然间被关进了身后的某件器物里,瞬时陷入一片静谧。狭窄的街道,斑驳的路面,腐朽的木门,满地晾晒的粮食,手工作业的村民,一切的景和物,轻轻呵着略带潮气和腐烂味道的气息,裹挟着卫河水,在身边袅娜回环,似乎有某种流连,牵扯在这块驻留着岁月之味的地面上。古老的损毁破旧的青灰色砖瓦房,顶着满头芽草和风霜,矮矮地挤在一些比它们高大得多的参差的红砖建筑的缝隙里,依旧挣扎喘息。那摇摇欲坠倾斜着的门板楼洞里,满溢着一种不舍的眷恋,隐隐幻觉之中,似有某些人的童年还在这里欢笑着,透出超越风声的记忆。

已不知有多少年的风拂过这些青砖灰瓦,犀利地剥落着它们原本曾经光鲜的墙壁、彩绘、楼阁和各式各样的招牌。百年前的门庭若市和如今的黯然失色,只是刻画在空气中的一幅水墨,微雨打湿了梦,旧日的幻彩便可在想象中蒸腾。

在秋天里走进老道口,兴许是一份机缘,萧瑟的秋风里查阅新旧时光的更迭,更有千般滋味,只是无从说。在年轻的新区面前,在各个开发得宏伟开阔的新楼盘面前,老道口已然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耄耋却依旧秉持着一种风骨。泱泱卫河水环护着这一方古老的土地,万帆齐发的旧码头的风光虽然已经湮灭,但那段岁月的痕迹,终归是刻在了每一处印着光阴的物事上。

一面街,顾名思义是只有一面建有房屋门店的单街,另一面的矮墙下便是卫河的堤坝。滔滔东流水,带着这个昔日"小天津"的人们的梦想奔赴更远更辽阔的方向。一面街是一座码头,是放逐希望的此岸,只是不知彼岸有无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河水的伊人遥遥而立。街上人每日面对的不是对面更高大的建筑,而是整条湍湍西来的卫河,俯视一览无余。昔时的水应不似如今这般的浑浊黑蓝,它曾是凝聚着太行的山水之灵,又汇入淇水汤河的甘洌,养育过一代又一代智慧而不失淳朴的老道口人的清碧的卫河。所以能够每日在这条河边作息起居,甚至以河为生,应是一面街的人们最为熟悉惯常的生活方式。在被时光之风吹去的空间里,不知曾经演绎过多少温馨美丽或者悲恸奇绝的故事,如今举手抚之举目瞰之,唯有一面皴裂荒芜枯叶遍布人迹罕至的旧街了。

上下口,这里更迭着道口人的生命和生活,码头上人和物的析出淡入,均要经历这一道缓坡,如同一个推远拉近的镜头,它默默无声地记录着一茬又一茬道口人的尘事光阴。日子就是在上和下中逐渐远去的。无限年光有限身,人总是拼不过岁月。上下口也是如此,逐渐地便随同老去的一代代人而衰褪了自己的身姿。

大集街,老道口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集中了道口所有当时最为通用的商品,最为显赫的商贾,最为流行的商业,最大的门店,最热闹的去处,吸引着最多的人,成为小镇中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遥想大集街当年,熙攘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犹如一树盛开的琼花,满目是瑰丽的景象。只是繁华开尽总归寂寥,再热闹的去处,也挡不住发展的脚步,更大更广阔的地方总是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人不在,繁华也就不再,当人们已经不愿再囿于这里弯曲的仅能容纳一人通行的小巷里生存,不愿在黯淡斑驳的牌匾下谈论生意,不愿在手工作坊里继续作业时,这个地方也就注定要开始沉默。

顺河街,一顺而百顺。这一个"顺"字,不知寄托了多少道口人的美好企冀。既顺,且离不开河。水是万物之灵源,有了水,这片宜居之所便将一朵璀璨的商业之花——道口烧鸡被培养得万般灿烂辉煌,直至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推广到五湖四海,大约这要得益于"小天津"码头的顺畅水运。商业和声名一样需要顺畅的交通来流转,这也就叫做"交流"罢。然而走过今日的顺河街,烧鸡店的招牌已经苍灰淡旧,房顶披着厚厚的瓦笋,木门摇摇欲坠,与新门店的透亮光鲜相比,一切都注写着苍老和被遗忘的黯然。

这座古老的小城镇,如同儿女已经长大离去只留下老人独守的空巢,孤寂、落寞、踟蹰、沧桑,生命的痕迹越来越少,繁华的踪迹越来越稀。喧嚣离去,欢笑也自离去。如何能够让陷入孤独寂清的老人冲去风烟的侵袭重拾欢笑,如何能够让这座空巢重现繁荣的景象,而不是将我们经历的岁月和伴随成长的记忆直接抛弃,也许是一件更值得思考的事。记得问一个熟悉的人最喜欢什么电影,说《不离不弃》,爱需要不离不弃。而这过了时落了朽即将随了尘事作风烟的老道口,何曾不是如我们的爱一般,即便已经走入岁月的淡泊长河,已经没有了新鲜的颜色,已经没有了年轻的激情,已经走得蹒跚趔趄,已经风霜浸骨,但她终归是我们曾经的以及现在生活的一部分,无论何时,都应不离不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编辑中心(010)64294608 新闻热线(010)64285598 发行热线(010)64287818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经营管理(010)64293890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50元